

新兴大国与中东

论当代国际格局变化下的印度中东外交*

钮维敢

摘要: 冷战时期, 印度对中东的外交政策, 基本上奉行了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支持阿拉伯联盟和反对以色列的中东外交政策, 但在冷战缓和时期也有些变化; 冷战结束后, 印度在试图维持与中东国家的传统关系基础上与以色列建交, 在试图与西方大国的协同中谋取在中东的利益最大化。印度的中东外交受到多极化力量和单极化力量角逐的影响, 但其中东外交的角色转变基本上围绕与美以加强合作, 它属于介于西方与伊斯兰两种国际力量间的游移势力。

关键词: 当代印度; 国际格局变化; 印度的中东政策; 冷战

作者简介: 钮维敢, 博士,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 100080), 江苏省行政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江苏南京 210004)。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0)04-0067-07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80441034)和2009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课题(09MLC008)的阶段性成果。

当代印度外交总体上经历了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 其外交政策的变化既受到冷战形成、发展、缓和与结束的影响, 又影响了冷战格局的变化, 特别是冷战后印度调整中东外交使得国际格局走向具有不确定性。

一、当代印度中东政策的变迁

1947年8月以来, 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 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如下表:

| 不同时期 | | 主要内容 | 特点 | |
|------|----------------------------|----------------------------|---|-----------------------|
| 冷战阶段 | 冷 战 坚 持 时 期 | 尼赫鲁政府(1947年8月~1966年1月) | 亲阿反以、不结盟、支持中东国家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民族民主主义斗争, 主张积极开展政治对话以和平手段解决中东争端、争取中东国家在南亚事务中对印度理解和支持等 | 其基本内容和精神被以后的印度历任政府所继承 |
| | 冰 期 | 英·甘地第一任政府(1966年1月~1977年3月) | 在尼赫鲁时期的中东外交基础上, 提出了印度对待中东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计划, 加强与中东国家开展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 积极主张按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平解决阿以冲突 | 继承前任中东外交, 也突出了经济外交 |

| | | | |
|-------|---|---|--|
| 冷战缓和期 | 人民党政府(1977年3月~1980年1月) | 邀以外长秘密访印,但由于印度国家利益远高于党派间利益,印以关系没有取得深入进展;继续奉行亲阿反以政策,反对埃及及与以色列片面媾和,主张全面、公正合理地解决中东问题,赋予不结盟运动以“不干预”的新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承认伊朗和阿富汗新政权 | 适应冷战缓和,试图保持与中东阿拉伯国家传统交往的基础上,加强与以色列的交往 |
| | 英·甘地第二次执政和拉·甘地政府(1980年1月~1989年12月) | 即20世纪八十年代不结盟运动时期。印度成为国际不结盟运动的中心,印度借助不结盟运动,使其成为开展中东外交的平台,谋求和平解决中东冲突,以此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 | 成为国际不结盟运动中心,在阿富汗问题上为苏联入侵辩护,损害了印度和国际不结盟运动的形象 |
| 冷战结束后 |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平衡外交时期(1990年至今),自从纳拉辛哈·拉奥执政以来的历届政府,根据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对印度的中东政策作了调整,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奉行平衡外交政策,反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及其伊斯兰国际组织干预印度内政,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联合中东国家反对恐怖主义,加强与伊朗、以色列的战略合作,全面发展同中东国家的友好关系,为加速实现大国目标奠定基础。这一时期印度对中东主要实行“平衡外交”或“等距离外交”,凸显印度在中东事务的重要影响力 | | 反对美国的中东单边外交,但也与美协调;在巩固与中东阿拉伯国家传统关系基础上,进一步与以色列进行合作。突显印度的民主制度与西方的同质性,试图建立有利于印度的中东新同盟 |

整个冷战期间,印度中东外交反对锡安主义和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以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格局重塑中,印度的中东外交显示出灵活性和模糊性的两面,这使得印度在中东地区格局中扮演的力量角色难以定位。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以后,印度都标榜自己是中东问题的公正评判者,不同之处在于,冷战后印度中东外交的一个重要质变是突出自己的民主制度,希望得到西方认同。

二、冷战对印度中东政策的影响

(一) 冷战及其扩展对印度中东政策的影响。冷战开始时,印度通过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并取得国家独立。此时苏联与印度建交,但两国关系一般。而美国从冷战态势出发,虽将南亚纳入美国的“全球冷战格局”中,却遭到南亚地缘政治现实的无情嘲弄,约翰逊政府既未得到印度的信任,也未获得巴基斯坦的信任。^{[1]298-299} 地缘政治与冷战思维的碰撞使得美国的南亚战略受挫。从印度方面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求解放被压迫、被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诉求,与印度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精神和血泪史较为契合,独立伊始,进一步反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干扰和政治操控是印度巩固独立斗争成果的关键。20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中印战争骤起,加上长期以来美国支持巴基斯坦,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联合成为印度外交的自然选择,也是在冷战国际背景下印度保卫国家安全和巩固新政府政局稳定的关键。从苏联方面看,与印度修好,一方面可抑制美国的南亚战略并牵制中国;另一方面印度奉行的不结盟中立外交战略可弥补苏联在第三世界与美国争霸中的外交不足。冷战前期

(约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极力拉拢印度,以达到其遏制美国、掣肘中国的战略目的,苏印关系不断升温。1971 年 8 月,苏印签订为期 20 年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此条约规定:“缔约双方深切关心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并且十分重视在国际上互相合作以便实现这些目标”,印苏两国应“就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彼此保持经常的联系”,“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受到进攻威胁时,缔约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便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2]352-353}《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明显具有结盟性质。冷战坚冰时期,尽管美印曾有过短暂的密切交往,但由于美英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平衡外交、印度在美国打造太平洋同盟体系的《旧金山和约》上拒绝签字以及美国与巴基斯坦结盟等成为美印疏远、印苏亲近的重要因素。在冷战大背景下,印度中东外交出现印苏接近的几率要大大超过印美。在苏联的全球战略中,中东占据着重要地位。冷战以来,苏联致力于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同时试图削弱西方的影响。当时的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东外交政策带有强烈的国际主义和民族解放色彩。^①它们大多坚决反对由美英资本主义阵营支持的以色列,支持和声援巴解组织。尼赫鲁政府时期的印度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与苏联结盟,这深刻影响着整个冷战期间的印度中东外交。这种国际背景和国内具体状况决定了印度的中东外交政策必然反映了冷战一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倾向。苏联一直把中东当作与美对抗的前沿,为此,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以支持阿拉伯国家。美苏博弈深刻影响着冷战时期的中东纷争,阿以间的数次战争都有美苏因素。美苏在中东问题上迎头相撞,甚至有引发大规模国际战争的危险。

冷战背景下的印度中东外交主要包括:首先,反帝、反殖、反霸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坚决支持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反对英国在巴勒斯坦地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拒绝承认以色列,反对以色列加入联合国。英·甘地政府时期,印度成为第一个承认巴勒斯坦的非阿拉伯国家,并且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惟一合法代表;强调中东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都有权在和平的条件下生存并得到安全保证;要求以色列从 1967 年以来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种族主义予以谴责;呼吁召开国际会议,按照联合国 242 号决议和 338 号决议,全面、公正、持久地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印度通过奉行亲阿拉伯政策,促进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3]16};其次,深受冷战格局下美苏在中东争霸态势变动的影 响,印度的总体外交战略与苏联保持一致,其中难免意识形态因素;再次,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一边倒”地采取了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反对以色列并拒绝与其交往。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萨马尔·森发表声明指出:“埃及和叙利亚所作所为无非是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自卫权和领土完整行事,这是每一个主权国家固有的权利。”^{[4]44}最后,偏重于政治和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次之,将对阿拉伯国家的援助视为国际义务。冷战坚冰时期的印度中东政策基本如此,其在中东问题上的不结盟政策也是为了冷战需要而支持社会主义阵营。^{[5]405-406}冷战中,作为苏联的战略盟友,印度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追随其实行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激进国家的政策。

(二)冷战的缓和对印度中东政策的影响。20 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到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冷战出现了缓和的现象。这一时期美国出现经济危机,并在全球实行战略收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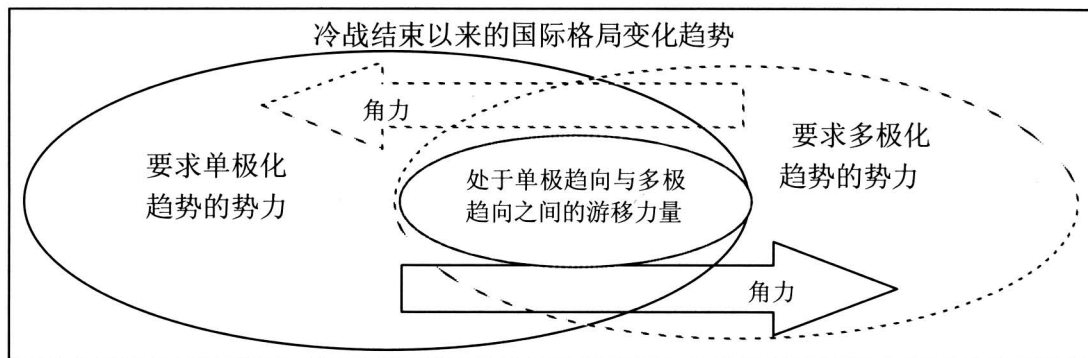
人民党政府时期(1977 年 3 月~1980 年 1 月),印度政府邀请以色列外长秘密访印,但由于国家利益远远高于党派利益,印以关系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人民党继续奉行亲阿反以政策,反对埃及与以色列片面媾和,主张全面、公正地解决阿以问题,赋予不结盟以“不干预”的新内容,在此基础上承认伊朗和阿富汗新政权。1977 年大选获胜后不久的印度新一届政府继续前一届政府的中东基本战略,强调以色列必须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必须得

^① 西方学者指出:“在 1978 年以前,中国与中东的外交关系深受中国刚性的意识形态标准(革命与反帝)所麻痹。”参见 Steve A. Yetiv and Chunlong Liu, “China, Global Energy, and the Middle East”, http://www.accessmylibrary.com/coms2/summary_0286-30867881_ITM.

到恢复。虽然承认了以色列这个个国家，但没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印度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1978年，美国斡旋下的埃以“戴维营协议”遭到印度的公开批评，印度仍然强调巴勒斯坦的基本权利应得到尊重。但印度仍要维持与中东大国埃及的友好关系，以便更好地立足中东。因此，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要求把埃及驱除出不结盟运动时，印度向埃及伸出外交援手。^①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不结盟时期(1980年1月~1989年12月)，印度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中心，借助不结盟运动作为开展中东外交的平台，谋求和平解决中东冲突，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印度在入侵阿富汗问题上为苏联辩护，在1980年1月11日联合国大会上，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言说：“苏联政府向我国政府保证，它的军队是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进入阿富汗的，我们由此确信在得到请求撤出时它也会这样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来自这样一个与我们有着多年密切关系的友好国家的保证。”^[6]这种站不住脚的辩解，加上印度承认苏联扶植的阿富汗傀儡政府并提供援助，都严重损害了印度的形象，降低了不结盟运动的声望。1984年拉·甘地就任总理后，为应对“日益发生深刻变化的中东现实”，开始反思英·甘地“所采取的敌对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并探索与以发展新关系的可能性”。随后两国开始逐步恢复接触和往来，并就建交进行秘密谈判。随着冷战的缓和，印度的中东外交也作调整，但冷战在根本上的不可调和性也决定着作为苏联盟国的印度中东外交不可能根本改变。冷战对中东局势产生着重大影响，独立后的印度正值冷战形成和扩展时期，此时的印度中东外交必然与其在冷战中的角色相适应。

(三) 冷战结束后印度中东外交的国际格局变化。

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变化存在两大趋势三种力量。1991年拉奥政府根据当时的国际新形势“对印以长达40年的不正常关系进行了纠正”^[7]。海湾战争、马德里和会的召开以及苏联的寿终正寝不仅标志着全球及中东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也成为印度大幅调整其中东政策的转折点。印方认为，“其中东政策必须反映后冷战时代以及苏联解体后该地区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现实。阿拉伯反以声浪的急剧下跌使印以关系加深成为可能。”^[8]在全球掀起的与以色列建交大潮中，印以于1992年1月正式宣布建交。但影响印度中东外交的国际格局和地区格局变化并非一帆风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变化存在两个趋势（单极格局趋势和多极格局趋势）的三种力量结构，如下模式图所示：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发生变化，两极格局瓦解，但新的国际格局至今仍未定型。苏联解体时，人们普遍认为国际格局将走向多极化，但近20年的事实表明，多极化趋势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明显，单极化趋势不仅存在，甚至还不时在国际事务中略占上风。代表单极化和多极化两种倾向的相应力量在国际社会不断的竞争和整合，在它们之间还存在一个游移不定的中间

^① 阿拉伯国家强烈反对埃以“戴维营协议”，要求不结盟首脑大会把埃及从不结盟运动中驱逐出去。1979年5月莫拉尔吉·德赛总理接见穆巴拉克时表示，将埃及从不结盟运动中开除出去是没有道理的。随后，德赛总理在会见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时表示，如果将埃及排除在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之外，他将不出席哈瓦那不结盟首脑会议。参见：P. R. Mudiam, *India an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British Academic Press, p.56.

力量。单极化趋势力量主要指冷战结束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及其可以动员和集结的国内外力量；多极化趋势的力量主要想要实现国际社会民主治理，各国际行为体不分大小都能平等享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主要是中、俄、日以及欧盟中的部分大国等。中间力量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从多极化趋势力量中不定时分化出来的力量，一般难以准确定位，不像中、法这样的国家是坚定或比较坚定的要求建设多极化世界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三、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在中东地区格局中的外交调整

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单极势力与多极势力在中东不断交织和碰撞，凸显了多极势力的散漫性和低效性、国际经济政治多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间利益等多种问题，这一系列因素使得印度及时调整其中东外交政策。冷战后，印度周边地缘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苏印联盟不复存在、中亚五国出现、中国从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崛起、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结盟、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在中东中亚地区加速蔓延、里海能源成为国际争夺焦点、巴基斯坦与印度同时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等，这些来自北方的变化使印度面临新的压力。在南方，印度洋历来就是印度重大地缘安全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印度洋处于绝对优势，印度面临着新的对手。如何在处理好印美关系的同时，又能维护其印度洋的安全利益，是冷战后印度历届政府面临的新挑战。面临新的政治形势，印度也重新调整地缘战略。印以于 1992 年 1 月 29 日正式建交后两国关系突飞猛进，高层互访十分频繁。在农业、工业、金融业、旅游业、文化经贸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近年来，双方在战略合作、武器交易、军事防卫、国家安全以及反恐等方面发展尤为迅猛。2003 年 9 月以色列总理沙龙访问印度，这是以色列总理首次访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沙龙访印极大地加强了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在继续维持、发展与俄罗斯、东盟、南非及阿拉伯世界传统关系的同时，印度还将加速推进与以色列的全面合作关系作为其外交重点之一。而冷战后中东和平进程启动，为印度实现中东外交的调整提供了机遇。以色列拥有优越的地缘战略位置，扼地中海进入红海和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印以合作不仅可抗衡巴基斯坦，共同遏止伊斯兰恐怖主义，而且将“印以政治、军事合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并竭力构筑一个反共和反伊斯兰的华盛顿—特拉维夫—新德里协议同盟”^[9]，还有助于维护其在海湾、中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利益。此外，寻求与以色列在反恐方面进行合作也是印度方面的重要考虑。长期以来，印以两国都深受恐怖主义的困扰，印认为以有打击恐怖主义的经验丰富，是印不可多得的“资产”^[10]，以色列还是能助其打击“巴基斯坦所支持恐怖主义的唯一国家”^[11]，印度希望两国在反恐和军事安全方面加强情报交流或共享，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践。^{[12]21-23}2000 年，印内政部长阿德瓦尼访以时表示，印希望学习以色列如何对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经验，印有关机构应学习其情报搜集的好方法。^[9]值得关注的是，在印以战略关系发展的背后都有很深的美国背景。鉴于美以特殊关系以及两国在军事技术合作上密不可分，未经美允许，以色列不会向印出售某些尖端武器和技术。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曾经在接见《印度斯坦时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印以军事合作要受以色列对美国所负义务的约束。^[13]事实上，印以军事关系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印关系的改善。冷战期间，在南亚形成了一个由印度、苏联为一方，巴基斯坦、美国为另一方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战略格局，美长期实行“亲巴抑印”政策，对印实行武器和尖端科技出口等限制。冷战后，美南亚政策开始逐步调整为在印巴间奉行等距离外交。到克林顿政府后期，美倾向印度的态度愈加明显。即使 1998 年印巴核试验也未根本阻止美国调整与印巴关系的步伐。2000 年 3 月，克林顿总统访印时宣称美印是“天然盟友”。小布什上台后延续了前任的南亚政策，继续大幅提升美印关系，将印视为全球性合作伙伴。“9·11”后，印度不仅向美提供多种反恐支持，还支持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计划。美国则以解除对印制裁并以与印度开展军事、安全合作为回报。双方高层互访不断，军事与安全合作大幅提升。美国意图很明显：支持印以发展战略关系与美中东安全战略目标之一——

保卫以色列安全相符，这既可大大改善以外部环境，又可减轻美单方面承担义务的压力；美印以三方在打击恐怖主义、保障海湾地区稳定和能源安全供应、印度洋安全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印以针对恐怖主义进行的反恐合作更符合美当前安全利益；地缘战略上，改善与印关系，既可挤压美在南亚的传统竞争对手俄罗斯的外交空间，更可拉拢印度以牵制中国。由以色列代美出面来武装印度，可使美在与印外交中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对此，美学者马丁·沃克指出，印度、土耳其、以色列三国都是地区超级大国、都有很强大的武装力量、都被危险的邻居所包围、都有庞大的穆斯林人口、都担忧日益上升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支持现代化和世俗社会、都对外部能源有很强倚赖，因此这三国有结盟的条件；美正在中东描绘新的地缘战略地图，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建立美国领导下的新的三国即以色列、土耳其和印度的同盟。^[14]“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后，美印关系的显著变化使原先的以土战略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印度加入到了这一阵营中。《华尔街日报》甚至呼吁建立一个中国台湾、印度和以色列组成的“可替代‘邪恶轴心’的亚洲民主联盟或亚洲民主轴心”^[15]。因此，美对印以发展内容广泛的关系“持积极的立场”：在以印费尔康预警机交易中，小布什一改克林顿政府的否定态度，公开表示“支持”该交易。以副总理佩雷斯也对媒体暗示美不会反对这一交易，因为“你们(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已相当紧密，正处于良好发展之中。”^[15]2009年9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印度，以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印度的中东外交逐步调整到与以色列建交并关系密切，并以印以关系为依托，借助美以同盟而与美国的中东战略基本协调；由原来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转变为站在美以一边，由原来的不结盟转变为隐形的准结盟，但印度仍极力维持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

四、总结

纵观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与中东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印度中东外交战略的重心包括两个战略目标：实现有声有色的全球大国战略总目标和实现“亚洲中心”的地区战略目标。虽然自贾·尼赫鲁总理政府以来，印度历届政府中东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相同，但冷战前期即冷战坚冰时期印度中东外交的理想主义色彩较为浓重；冷战缓和时期，印度中东外交更加强调现实主义。然而，无论印度中东外交采取什么主义，其立足于印度国家独立自主和根本利益的核心不变。这就是在实现“亚洲中心”地区战略目标和全球有声有色的国际目标时，借国际主义、民族解放和不结盟的领军国家头衔，来保证印度在中东事务中的话语权，并在克什米尔争端、印巴战争以及中印边界战争等涉及印度南亚事务中，谋求中东国家在南亚事务中对印度立场的支持，承认印度主导南亚事务的霸主地位。在此基础上，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冷战缓和并走向结束，印度也逐步调整中东外交政策，更加注重保障印度在中东陆路和水路贸易通道畅通、保证印度进口石油的供应和占领巨大的中东市场，为印度的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的周边环境，这是印度中东外交的安全战略与经济战略的现实目标。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出现了多极化趋势和单极化趋势的交织和斗争，反映在大国在中东和印度洋的争夺上，加上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以及跨国恐怖主义的猖獗等都对印度的安全带来现实威胁。印度根据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局势变化，调整其中东外交政策，除仍奉行不结盟政策，加强与地区大国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进行合作，主张和平解决中东地区的局部冲突之外，印度转变其在冷战中的苏联盟国角色，宣称自己是自由民主国家，试图加入西方民主国家阵营，共同维护中东和平与稳定，联合打击恐怖主义，为印度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和平环境。

当代印度中东政策变化对国际格局变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冷战时期，印度基本上站在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苏联的中东外交相配合，反对美英等西方大国的中东外交，反对以色列而支持巴勒斯坦等中东阿拉伯国家。这些有利于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充当不结盟领袖，有利于印度在中东行使话语权，有利于冷战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但加重了冷战两大阵营

在中东的对抗性。总之，印度在冷战时期的中东外交，高举反殖反霸的民族解放和不结盟大旗，一定程度上在中东事务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社会主义阵营的隐形斗士。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在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重塑中，显得游移不定。印度的中东外交凸显出它既不是单极趋势力量，也不是坚定的多级趋势力量；它仍然借助不结盟的声望，却在苏联解体后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游移。由于印度是中东局势中的重要力量，也是正在崛起的地区大国，它在冷战结束后的中东外交具有鲜明的不确定性，这不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the U.S.A., India and Pakista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 方广善, 等. 印度[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8.
- [3] 付宁. 独立后的印度中东政策之管窥[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5(4).
- [4] A. K. Pasha. India and We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M]. Delhi: Gyan Sagar Publications, 1999.
- [5] Prithvi Ram Mudiam. Indian Power Projection i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Tools and Objective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Vol.106, 2007.
- [6] Verinder Grover, Ranjana Arora. India Fifty Years of Independence[M]. New Delhi: Deep & Deep Publications, 1997.
- [7] P. R. Kumaraswamy. India and Israel Evolv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J]. Mideast Security and Policy Studies, 1980 (40).
- [8] P. R. Kumaraswamy. India and the “New Middle East” [J]. Mideast Security and Policy Studies, 1998(40).
- [9] Imperialism, Israel and India. Hindutva-Zionism: An Alliance of the New Epoch[M].// Harish Kapur. 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 92. SAGE Publications, 1994.
- [10] Developing Ties With Israel[N]. The Tritune, 2002-01-11.
- [11] P. R. Kumaraswamy. India and Israel Evolv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N]. The Tritune, 2002-01-11.
- [12] Ed Blanche. Israel’s Indian Alliance[J]. The Middle East, 2009(August/September).
- [13] P. R. Kumaraswamy. India and Israel Evolv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M]. // Harish Kapur. 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 – 92. Sage Publications,1994.
- [14] The New U.S. Triple Alliance: India, Israel and Turkey[M].// Harish Kapur. 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 - 92, Sage Publications. 1994.
- [15] Israel to Back Friend India All the Way[N]. Wall Street Journal, 2002-03-25.

India’s Middle East Policy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NIU Weigan

Abstract: During the Cold War, India’s Middle East policy was mainly based on the support of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League of Arab States and oppositon of Israel. After the Cold War, India attempted to maintain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Arab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Israel at the same time. In this process, India attempts to gain its maximum benefits in the Middle East with Western powers. India’s Middle East policy was affected by the games between multi-polar and uni-polar powers. Nowadays, India’s Middle East policy was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with US and Israel, it has been wavering between Weastern and Islamic groups.

Key Words: Contemporary India; International Pattern; India’s Middle East Policy; Cold War

(责任编辑: 李 意)